

寻梦系列丛书

第

一

种

人

倪匡

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「香港」倪匡·寻梦系列丛书

第二种人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寻梦系列丛书·第二种人

[香港]倪匡 著

责任编辑:郭力家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2.75印张
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合肥市印刷厂印制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 印数:5000

ISBN7-5396-1388-2/I·1285

定价:68.8元(六册)

本册定价:11.80元

内容简介

即将退休的马基机长在最后一次驾机飞行时，惊恐同僚身上发生的那种诡异的现象，导致飞机失事。而他那些居住在天南地北的同僚，却都拥有一个神秘而硕大的室内花园，花园内怪事迭起……

谁都知道，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，进化的过程，是不是只有一种，还会有第二种人吗？他们的性格如何？他们的感情怎样？有趣的设想，构成有趣的故事。

名家评介

无穷的宇宙，无尽的山
无限的可能，与无常的八王
之间的永恒矛盾，从这颗脑
袋中编织出来。

——金庸

这位文坛巨星的想象力，令人两眼发直，
他的小说像千丝万缕，当它抓住你时，你就立
刻如醉如痴，不但自己甘愿被抓，纵使有人替
你松绑，你还要火冒三丈。

——柏杨

先说一个笑话：

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的那次，有一个暴发户，为了炫耀他的财力，先斥巨资，买了一具倍数极高的天文望远镜。准备人家在电视上看太空人登陆月球，而他，可以与众不同，在望远镜中看。当晚，还广邀亲朋，准备特出一番。

结果，当然是什么也看不到。

没有一具望远镜可以使人看到月球表面上的人，因为人太小了，可以清楚看到月球表面，绝不等于可以看到月球表面上的人。

在理论上说，如果有一具望远镜，可以将距离拉近二十三亿倍，那么该可以看到月球上的人。在拉近了二十三亿倍之后，等于看一公里以外的人，怎么会看不见？

可是事实上的情形是，如果有这样的望远镜，自这样的望远镜中望出去，所看到的，一定只是月球表面的极小部分，要在月球表面搜寻几个人，也是没有可能的事。

看得到整个月球，看不到人。

只看到月球表面的一小部分，根本找不到人。

在地球上，要用肉眼看到月球上的人，不可能。地球上人那么多，有四十多亿，在月球上，同样也无法用肉眼看到地球上的人。

人虽然多，但是和整个地球相比，实在所占的体积甚小。

所以，在理论上，如果有人，有一批人，生活在地球上，而一直未被人发现，是大有可能的事。

再问一个问题：人有多少种呢？

这问题很难回答，要看如何分类。男人，女人是一种分法：

白种人，黄种人又是另一种分法；愚人和聪明人再是一种分法。不同的分类法可以有不同的答案，从两三种人到几百种人不等。

但实际上，人只有一种。

所有的分类法，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。犹如一张桌子，不论它是方的圆的，红的白的，高的矮的，始终是桌子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。

从已获得的资料来看，从猿人进化到原人再进化而成的一种高级生物，就是人。世界上只有一种人，每一个人，都是循这条路进化而来的，所以，每一个人，也有着共同的人的生物特性。

然而，世上真的只有一种人吗？

马基机长是一个两鬓已经略见斑白的中年人。

对马基机长来说，一次飞行，就像是普通人的人一次散步一样平常。虽然在他面前，是普通人看了会感到头昏脑胀的各种仪表，可是马基机长却熟悉每一根指针的性能，也清楚地知道它们指示着什么情况。

马基机长生性豪爽开朗，他嘹亮的笑声，是公司里著名的，新加入服务的人员，都一致说，不论情况多么坏，只要听到马基机长的笑声，就会觉得任何困难，都可以克服，心里不会再恐慌。

恐怕没有人知道，这个身形高大，面目俊朗，精神旺盛，事业成功，看来快乐无比的单身汉，也有着忧虑。而我，认识他的时候，正是他在表现忧虑一面之际。当时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是

何等样人，只知道他是一个醉汉。

马基机长是德国和土耳其的混血儿，所以他有着西方人高大的身形，却又有着一很接近东方人的脸谱。那天晚上，我参加了一个喜宴归来，正是初秋，夜风很凉，在经过了一季的暑热之后，让清凉的秋风包围着自己，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，所以我不急于回家，只是无目的地在街头漫步。

于是，我看到了马基机长。

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只穿着一件衬衫，敞着胸，露出壮厚的胸肌，他显然是喝醉了。本来，在深夜街头，遇到一个醉汉，绝引不起我的注意，可是，他的行动，却相当古怪。

他站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，那橱窗的一边，是一个狭长条的镜子。他就对着镜子，凑得极近，眼睁得极大，盯着镜子中他自己的影子。

我在他的身后经过，听得他在喃喃地不断重复着说一句话：“我做什么才好？我做什么才好？”

他在这样自己问自己之际，语调和神情之中，有一种深切的悲哀，看来像是已到了人生的穷途末路一样。

我是一个十分好管闲事的人，一个醉汉在自怨自艾，本来和我一点也不相干，但是当我向他望了一眼之后，我看到他是这样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，而居然在这样子彷徨无依，那使我十分生气，认为那是一种极其没有出息的行为。所以，我十分不客气地在他的肩头上，重重拍了一下，道：“朋友，做什么都比午夜在街头上喝醉酒好！”

他转过身来，盯着我。

当他望着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。

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，是这是一个十分没出息的醉汉。可是这时，我发觉，尽管他醉意未消，但是那种有神的双眼，那样坚强的脸部轮廓，都使人直觉地知道，这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典型。

我一改变了印象，立时摊了摊手，道：“对不起，或许你只是遭到了暂时的困难？”

他神情有点茫然地笑了一下，我又说道：“请问我是不是可以帮忙？”

他突然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可以的，只要有力量可以改变那个制度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，不知道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，只好自然而然道：“什么制度？”

他盯着我，一字一顿道：“退休制度！我要退休了！我该做什么才好？”我略呆一呆，道：“别开玩笑，你可以进斗牛学校去学做斗牛士。”

他举了举双臂，道：“你的想法和我一样，可是有什么法子？我年龄到了。”他又做了一个手势，道：“不能通融，制度是这样。”

直到这时，我才注意到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，脸上的皱纹也不少，肌肉也有松弛的现象。的确，他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。

我只叹了一口气，对，制度是这样，到了一定年纪，就得退休，好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我只好拍了拍他的肩头，道：“你的职业是——”

马基机长到这时，才说出了他的职业来，道：“我是一个机长，飞行员。”

我“哦”地一声，在其他行业，或者还有商量，机长，倒的确是不容许年老的人再逗留在这个职位上。我只好耸了耸肩，心里很同情他，一个活动惯的人，忽然退休，而体力又实在十分好的状态之中，对他来说，实在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。

我一面仍然拍着他的肩，一面道：“我提议我们去喝点酒。”

马基机长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，他本来已很有醉意了，立时搭住了我的肩。我们两人，勾肩搭臂像是老朋友一样，走进了一家酒吧。虽然我们在若干杯酒下肚后才互相请教姓名，但当凌晨时分，我和他走出酒吧之际，我们简直已经是老朋友了，互相交换了对方的简单历史，我也知道了他还是一个单身汉，等等。

只不过有一点，当晚我绝不知情，如果知情的话，我不会让他喝得醉到这种程度。我不知道，也不能怪我，因为马基机长没有告诉我。

我不知道，就是当天，他还要作退休前的最后一次飞行，飞行时间是早上九点四十分，而当他酩酊大醉，我送他回他住的酒店房间，将他推向床上，我还未曾退出房间，他已经鼾声大作时，已经是凌晨二时五十分了。

送了马基机长回酒店。我也回到家里，白素还在听音乐，看到我，瞪了我一眼，我只好贼忸怩地作了一个鬼脸，道：“遇到了一个失意的飞行师，陪他喝了几杯酒，希望他可以解点闷。”

白素又瞪了我一眼，道：“谁向你问这些。”

我坐了下来，陪白素听音乐，那是玛勒的第九交响乐，有

些片段，闷得人恹恹欲睡，我打着呵欠，回到卧室，就躺下来睡着了。

像这样，深夜街头，遇到了一个陌生人，和他去喝几杯酒的事，在生活上是最小的小事，过了之后，谁也不会放在心上。第二天下午，在收音机中，听到了有一架七四七大型客机失事的消息。我也绝未将这桩飞机失事和马基机长联系在一起。飞机失事，已不再是新闻了，每天至少超过三万次的大小飞机飞行，失事率，比起汽车失事来，不知低了多少倍。

第三天，有进一步的飞机失事报道，比较详细，报上的电讯，刊出了机长马基的名字。我一看到“马基机长”的名字，就愣了一愣，心中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：“是他！”

同时，我迅速地计算着失事飞机的起飞时间，立刻算出，马基机长负责驾驶那班飞机，起飞的时间，离他醉得人事不省，只不过五六个小时。我不禁叹了一口气，为这次飞机失事死难的三十多个搭客，表示难过。

照马基机长那天晚上醉酒的程度看来，他实在无法在五六个小时之后，就回复清醒。至少，无法清醒到足以驾驶一架七四七巨型喷射机的程度。

我再看生还者的名单，看到马基机长是生还者之一，又看失事的经过情形，飞机是在飞越马来半岛之后，突然发出紧急降落的要求，当时，接获要求的是沙巴的科塔基那波罗机场。

机场方面立即作好紧急降落的准备，跑道清理出来之后不久，就看到那架客机，像是喝醉了酒的人一样，歪歪斜斜的倒了下来，着落得糟到不能再糟，以致一只机轮，在着落时断折，整个机身倾斜之后，立时引起爆炸着火，如果不是机上人

员处理得当，只怕全机三百多人，无一能够幸免。

新闻报导也指出，这架失事飞机的驾驶员，是退休前的最后一次飞行，不过，还没有提及他是宿醉未醒的情形下控制航机的。

第四天，新闻报导约略提到这一点，文内并且提及，有关方面对失事飞机的机长，决定进行刑事控诉。

第五天，有一个衣冠楚楚的西方绅士，登门求见，我根本未曾见过他的，请他进来之后，那绅士向我递了一张名片。我一看名片上的衔头是“××航空公司副总裁”，就“啊”地叫了一声。

那家航空公司，就是马基机长服务的那一家，而这位副总裁先生的名字是祁士域。

我拿着这名片，望着祁士域，祁士域道：“我是从马基那里，知道你的地址的，也是他叫我来找你的。”

我哼了一声，请祁士域坐下，道：“他惹了麻烦了？我实在不知道他和我喝酒的几小时后还有任务！”

祁士域苦笑着，道：“是的，马基的控罪十分严重而事实上，他也不否认曾喝酒。我们实在无法可以帮助他，唉，可怜的马基。”

我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，道：“祁士域先生，据我所知，飞机上除了驾驶员之外，还有副驾驶员，而且，高空飞行，大都是自动操作的，如果是机件有毛病，机长醉不醉酒，都不能改变事实！我不明白马基机长除了内部处分之外，何以还要负刑事责任！”

祁士域站了起来，来回走了两步，道：“如果是机械故障，

马基喝醉了酒，当然要受处罚，但情形不会那样严重，可是……可是实际情形是……”

我听得他讲到这里，不由得陡地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飞机本身一点毛病也没有？”

祁士域伸手取出一块丝质的手帕来，在额上轻轻抹了一下，道：“是的！”我挥着手，道：“可是，航机要求紧急降落。”

祁士域望着我，半晌，才道：“卫先生，直到如今为止，我要对你说起的情形，还是公司内部的极度秘密。虽然……日后法庭审判马基机长时，一定会逐点披露，但是现在……”

我迫不及待地打断他的话头，道：“你将飞机失事的经过说给我听。”

祁士域又看了我半晌，才道：“好的，可是我知道的情形，也只是听有关人员讲的，再覆述一遍，可能有错漏——”

我性急，忙道：“那么，你的意思是——”

祁士域道：“我先向你说一下简单的经过。失事之后，我们立即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，有专家，也有公司的行政人员，小组由我负责，我们会晤了机员、机上职员，只有一个空中侍应受了伤，伤得并不严重，还有一个飞行工程师受了伤，他……却是被……被……”

他犹豫不说出来，我忍不住他那种“君子风度”，陡然大喝道：“说出来，别吞吞吐吐！”

我陡然的一下大喝，将这位副总裁先生吓得陡地震动了一下。然后，他望了我一眼，长长地嘘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家伙，自从四十年前，应征当低级职员，曾被人这样呼喝过之后，还没有被人这样大声呼喝过！”

我倒有点不好意思，解释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不论什么情形，你都可以直说。我相信你来看我，一定有重大目的，那就应该直言。”

祁士域点头道：“是——”他一面说着“是”，一面还是顿了一顿，才又道：“那位飞行工程师，是叫马基机长打伤的。”我陡地一呆，一时之间，张大了口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实在不知道怎样才好。

祁士域道：“现在，你知道事情对马基的严重性了？我们实在想尽一切力量去帮助他，我个人对马基的感情更好，他曾经支持过我的一项改革计划，其他机师认为我的计划根本行不通，马基力排众议，不但做到了，而且做得极成功。这项计划的实现，是我开始成为公司行政人员的一个起点。”

我连连点头，表示明白，祁士域说得十分坦白，也极其简单明了地说明了他和马基之间的感情。使我可以相信，不论在什么情形下，他总会站在马基这一边。因为他已说得极明白，当年若不是马基支持他的计划，他今日绝不能登上副总裁的高位。

祁士域又道：“马基的飞行技术，是世界一流的，我个人甚至愿意相信，就算他喝醉了，他驾驶七四七，也绝不会发生任何困难！”

我催道：“可是困难发生了，经过情形是——”

祁士域又叹了一声，向我简略说了一下失事的经过。听了祁士域讲述了经过之后，我已经目瞪口呆，根本不能相信那是事实。

祁士域又道：“详细的经过情形，你还是要和失事飞机的

机员见一下面，由他们向你讲述，而且，记录箱中记录下来的一切，也可以让你听。”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祁士域再道：“调查小组的成员，和失事飞机上的机员，全在本市，请你可以抽空去。”

我大声道：“什么叫抽空去，再有天大的事，我也不加理会，不过，我想请我的妻子一起去参加。她——嗯，可以说是我处理事务的最佳助手。”

祁士域忽然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卫先生，我认为你这样说，绝不公平，太抬高你自己了，事实上，尊夫人的能力，在许多事件上，在你之上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……在见我之前，已经对我作过调查？”

祁士域摊开了手，道：“马基被拘留之后，我单独会见了他三次，每次他都坚持说一定要我来找你，他不怕受任何惩罚，可是一定要我来见你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当然要对你作适当的调查。”

我只好闷哼了一声，心中暗骂了供给祁士域资料的人一声。虽然实际上我心中很明白，在很多事情上，白素的理解、分析、处理事务的才能，的确在我之上。

我道：“好，一小时之后，你召集所有人员，我和她准时来到。”

祁士域答应，告诉了我酒店的名称，会议会在酒店附设的会议室中举行。

祁士域告别离去不久，我通过电话，找到了白素，催她十

万火急回来。她一回来，我就一面转述祁士域对我讲的失事经过，一面赶去酒店。各位请注意，在这时，我和白素，已经知道了飞机失事的大概经过。但是经过的情形如何，我还一个字未曾叙述出来。

这绝不是故意如此，而是我认为，经过的情形，十分离奇，当祁士域向我说了之后，我根本不相信，简略的叙述，也难以生动地重现当时的情形，倒不如在我见到了有关人员，了解了全部经过之后，详细叙述来得好。

我会将所有有关人员对这次飞机失事经过时所讲的每一句话，都记述下来的。

全部经过情形，全是在那个祁士域特别安排的会面中知悉的。要声明一下的是，会面的全部时间极长，一共拖了两天之久，这两天之中，除了休息、进食之外，所有有关人员，全部参与其事。

为了方便了解每一个人发言讲述经过的情形，总共有多少人曾和我与白素会面，要先作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我把那些人分成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公司的调查小组的成员，有以下六人：

祁士域公司副总裁。

奥昆公司另一个副总裁，地位在祁士域之下，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。

梅殷士 空难专家。

原安 空难专家。

朗立卡 空难专家。

姬莉 秘书。

第二部分是机上人员，有以下四人：

白辽士 副驾驶员。

达宝 飞行工程师。

文斯 通讯员。

连能 侍应长。

机员当然不止那些，还有七八个，但他们的话，都不是很直接的，所以将他们的姓名从略。

会面一开始，气氛极不愉快，我和白素才一推开会议室的门，所有人全在了，我们听到奥昆正在十分激动地发言，他挥着手，道：“这是根本不必要的，调查已经结束了，为什么还要为了两个不相干的人——”

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和白素刚好推门进去，我们在门外略停了一会，所以听到了他在我们还未推开门时的几句话。

他看到了我们，略停了一停，然后立即又道：“为了两个全然不相干的人，再来浪费时间！”

奥昆是一个有着火一样红的头发的中年人，看来精力极其旺盛，我皱了皱眉，想回敬几句，被白素使了一个眼色制止了。

祁士域向我们作了一个请坐的手势，然后道：“我主持调查小组，我认为应该请卫先生和卫夫人参加调查，一切由我负责！”

奥昆大声道：“好，可是请将我的反对记录下来。当然，我还会向董事局直接报告这件事。”

祁士域的神情，十分难看。他神情难看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如果邀请我调查，如果是没有作用的话，那么这就是他的严重